百姓纪事

扁担上的旧时光

□何丽凤

老房子的墙上挂着一根旧扁担,端午节回家打扫卫生的时候,我站在椅子上将它取下来,用湿布擦拭了一番。经过岁月“打磨”,扁担的竹面变得愈加光滑,中间位置还有一个很深的凹痕,只要把手放上去,总能稳稳地“嵌”进去。

当我准备把扁担挂上墙时,父亲走过来瞧了一眼,说:“要不把它扔了吧?


(CFP 图)

也用不上了。”我没答应,打趣说这可是“传家宝”,不能丢,说完便把扁担放回原来的地方。

在我眼里,这根扁担确实算得上是家里的重要“成员”,它陪了父亲近40年,早年间家里的一半收入都来自这个老物件。那时每日天还没亮,父亲就用扁担挑着两筐青菜出门,到集市上把菜卖完,再挑回一些家里需要的食物和生活用品。每年两季采收的稻谷,父亲也得将它们挑去镇上处理,回来的时候,扁担一头挂着装着大米的箩筐,另一头的筐里则装满稻壳。逢年过节去拜访亲戚,扁担上挂的是一些母亲做的吃食,比如糕粿、粽子或腊肉。有时出门,怕年纪尚小的我跟不上,父亲便把我放进塞着软布的竹筐里,再用扁担挑着走。在那段童年记忆里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抬头,总能看见扁担在父亲的肩上上下起伏,听它不停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轻响。

记得十岁那年,我和父亲一起去镇上卖西瓜。装满两个箩筐的西瓜重量不轻,父亲用扁担挑着走,步伐也比平时慢了不少。我帮不上什么忙,只得跟在一旁,眼睛紧盯着筐里的西瓜,防止它们掉出来。那天抵达镇上的集市,把扁担放下来时,父亲汗衫肩膀处的布已经被汗水浸湿,隐约能看见那里的皮肤有一条暗红色的压痕。我担心父亲受伤,他却不太在意地说那是茧子,本就是被扁担磨出来的,很厚实,不容易被磨破皮。

长大后每次读到范成大写的那句诗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”我都会想起父亲日日挑担奔波的模样。他肩上的扁担挑起的东西总是随着四季变换,有春天翻耕过的泥土、等待播种的秧苗,也有夏收的麦子和秋收的稻谷。不变的是父亲弯腰把扁担放上肩的动作,还有扁担压在肩头稳稳发力的姿态。

后来家里终于添置了一辆三轮车,那根扁担才渐渐不再用来搬运重物。不过父亲平时仍会用它挑起轻便的杂物,或是将它靠在墙角撑起晾衣绳,用处依旧不少。记得有次父亲去后山砍回一根竹子,打算再做一根扁担备用,但琢磨了半天,最后还是没有做成。听我询问不做的原因,父亲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新做的扁担还得磨合,不如旧的用得趁手。”当时的我对这话一知半解,如今才明白父亲是习惯了那根旧扁担贴合肩头的触感,不愿再拿新物件代替它。

第一次带女儿回老家,一进屋,她就指着墙上的扁担问:“外公,那是什么东西?”父亲把扁担拿下来让女儿摸上面的凹痕,又告诉她这是早年用来挑货物的工具。女儿好奇上面的竹条为什么会被磨得光滑?父亲解释说那是长年累月扛在肩上,被手掌、肩头反复摩擦形成的。我站在旁边听着,心里觉得父亲的话不是在说扁担,更像是在讲自己半辈子劳作的日常。现在父亲年纪大了,无法再用扁担抬起重物,也常说它留着占地方,不如丢掉,但我知道这个老物件是他半生辛劳的见证,将它丢掉,父亲是舍不得的。这根旧扁担也如同父亲肩头褪不去的印记,让我每每看见它,就会想起从前父亲挑着担子奔波的身影,想起那些和他相伴的旧时光。

一袋花生叶

□熊 燕

周末出门逛街,路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说他按门铃没人开门,问我去哪了?我听后吃了一惊,赶紧加快脚步往家赶。

见面后,我抱怨他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,万一我出差了,不就白跑一趟。父亲听了沉默片刻,才解释说自己昨晚本想打个电话,可发现时间太晚了,担心把我吵醒,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我这才想起来,之前跟父亲提过失眠的困扰,夜里总是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平时中午想补个觉,也会很快醒来,一旦被电话吵醒,想再入睡就更困难了。本是随口一说,没想到父亲将这件事记在心上,之后每次打电话都小心翼翼,生怕打扰我休息。

说话间,父亲打开手里的大袋子,我走近一看,原来里面装的是新鲜的花生叶。父亲最近腿疾犯了,腰也不好,平时连出门买菜都费劲,这次却一路奔波,花了大半天的时间,只为给我送来一袋花生叶。我有些生气地埋怨父亲瞎折腾,他却乐呵呵地说:“听邻居说这花生叶熬水喝能治失眠,我就去买了一袋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那天父亲一大早就赶去城郊的农贸集市,路上步行的路段多,腰腿时不时发疼,他也没有中途折返。总算买到花生叶,他又怕叶子缺水变得不新鲜,特意用塑料袋将它们包裹严实,又赶紧搭班车给我送来。

父亲年轻时不爱笑,看起来总是很严肃,小时候的我很怕他,一直不愿意和他亲近。长大后,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少了,每次回老家,我大多数时候只是跟父亲打个招呼,转头就跑去和母亲聊天,往家里打电话时,我也习惯先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。为此,母亲没少批评我,还经常提醒要多关心父亲,又说他只是不善言辞,给我的爱可一点不比她少。后来留心观察,我发现的确像母亲说的,父亲总是把我带回来的伴手礼摆在家中显眼的位置,每次收到我送的礼物,他还会偷偷跟街坊邻居炫耀一番。

父亲这次带来的东西不少,大包小包堆成了小山,我打趣说:“爸,您这是把家当都搬过来了?”他笑着说:“难得来一趟,得把想带的都带上。”回想一下,父亲一直是这样,我平时不常回家,可他一直都在准备着,偶尔出门看见我喜欢的食物,或者觉得我可能用得上的东西,他都会将它们买回家。因此无论我何时回去,父亲都能把我车子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。

进屋后,我让父亲坐在沙发上歇一歇。可没过一会儿,他又起身拎着那袋花生叶往厨房走。我劝他别忙活了,父亲却说:“我先把花生叶煮了,听说要喝一周才能见效,可不能耽误时间。”

那碗熬好的药汁散发着浓郁的苦味,当父亲将它递过来时,我不太想喝,于是打算找借口拖延时间。“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。”父亲一边说着,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我。眼前的一幕,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生病时,自己一直哭闹,不肯喝下汤药,父亲见了也会掏出一颗糖果来哄我。没想到时隔多年,我早已长大成人,可在他眼里,我仍然是那个怕苦、爱撒娇的小孩,他哄我的方式,也从来没有变过。

我的父亲不擅长表达内心的挂念,也不会说温柔动听的话语,更不会直白地诉说关心,却总是把对我的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行动和物件里。从前我觉得和父亲是有距离的,不如和母亲那般亲昵热络,直到将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来,我才看懂了他笨拙又纯粹、深沉又细腻的爱意。

父亲的阅读

□彭新国

清晨,当我一脚踏过老屋的门槛时,熟悉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:父亲眉眼低垂、双膝并拢端坐在矮凳上,神色沉静,专心翻阅摊开的书卷,唇齿轻轻翕动,似在低声吟读。

我放轻脚步靠近,低声唤了一声:“爸。”沉浸在书里的父亲闻声抬起头,看见是我,笑着点点头,随即拿一张硬纸片当作书签搁在书页间,留出一角作为标记,才缓缓合上书本。记得前一次归家时,父亲也是坐在同一个地方看书,彼时他阅读的是我编撰的一本记述泉州人文风物的书,全书近60万字,读起来颇费眼力和心神。或许是对故土文脉的眷恋,又或是知晓这本书倾注了我不少心血,父亲格外珍视它,还花了不少时间,从头到尾细细通读了一遍。

如今年逾八旬的父亲,每日依旧会花不少时间去耕耘菜园、照料花草,真正的空余时间并不多。可即使光阴细碎,他总要挤出一点时间,与书报相伴。我从未刻意留心父亲读过什么书、看过什么报纸,但知道他向来是随心而读,凡是觉得有益的书籍,他都会静心阅读。与我聊天时,他经常不经意提起书中读到的一些人事和风物,也会跟我分享他独到的见解与感悟。

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父亲,年少时因家境贫寒,未曾读过几年书,可勤勉的他还是靠着日复一日的自学,通过看书习字,增长了不少见识。听说年少时,父亲忙完农活就会独坐一隅,静静翻阅书籍。当时在偏僻的乡村,书本算是“稀罕物”,父亲总得历经周折、费尽心力,才能寻得想要看的书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有书卷相伴,对于父亲而言,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慰藉。

过去农闲时,乡邻们总爱聚在庭前屋后闲话家常。父亲素来性情沉静,平时不太参与大家讨论的话题,只有在谈起读过的书时才会打开话匣子。他总能娓娓道来书中的江湖侠义、英雄故事,并融入自己对人物、事件的见解。彼时的他神色从容,眼里有光,眉宇间满是自适与通透。想来,我热爱阅读、钟情笔墨,皆自幼受父亲耳濡目染。是他于我年少心底,悄悄种下了嗜爱文字、倾慕书香的种子。

工作多年,父亲知道我经常伏案写作,但从不主动追问我的创作内容和状况。只是我每一次带回老家的书报,他都会抽空仔细翻阅,看见当中有我写的文章,他还要坐下来慢慢读,有时还会反复看几遍。记得不久前回老家,我将一份报纸递到父亲手中,让他看看我写的新作品。父亲闻言,当即端坐在椅子上开始阅读,到了饭点,母亲数次催促用餐,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报纸。

那天将整篇文章一字一句读完,父亲才放下报纸。不过他没对我的文章多做评价,反而夸奖起版面上的另一篇文章写得好。一直以来,父亲都是这样默默细读我的文字,不轻易给出溢美之词。但如今的我早已读懂了那份沉默的深意,父亲不夸我所长,只赞别人优秀,实则是对我的鞭策与期许。

父亲常说,阅读让他了解了小山村之外精彩纷繁的世界,更看到了不同人生的面貌和底色。阅读于他,既是闲逸时光的乐趣,也是丰盈人生的修行。父亲用一辈子的阅读,也予以我深刻的教诲:人生无止境,当活到老,学到老。闲时即读书,静中可修心,心安不必外求,书香自有归途。

美文热读

“修剪”生活

□彭 冕

六月,摆在窗台上的那盆茉莉又开花了。清晨推开窗,两三朵素白花苞沾着露水,在晨光里微微晃动,好似细碎温润的白玉。此前这株茉莉的枝叶疯长,叶片浓密遮挡光照,花开得零星瘦小。我试着剪去杂乱的细枝,拔掉重叠的叶片,本是随意打理,没想到修剪过后,余下的枝条吸收了更多养分,开出的花朵也愈加饱满,香气馥郁。这件小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适当删减冗余,反而能承载更旺盛的生机。

周末整理衣柜,我翻出一件褪色的连衣裙,那是多年前跟风购买的,款式早已过时。一旁还有几件印花夸张的卫衣,也是过去一时冲动购入的,回家试穿后觉得不合心意,又舍不得丢弃,最后只得放着占据衣柜的空间。考虑片刻,我决定把这些存放多年、极少上身的花哨衣物一起打包送去回收站。将它们交给师傅称重时,我的心情也如同空出大半的衣柜一样,格外放松。

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之前厨房里摆的那些瓶瓶罐罐。我以前觉得调料添置越多,做出来的饭菜味道才越丰富,于是每次逛超市、刷购物网站,看见家里没有的调料,肯定立马下单购买。久而久之,一堆调料瓶摆满置物架,做出来的菜都没有想象中的好吃。后来有次去皖南旅行,在那里的农家餐厅吃到一道腌萝卜,那滋味实在太好,我便跟店家打听做法,才知用的调料只有粗盐。回家后,我开始学着用简单的方式做菜,不再执着于使用五花八门的调料。有次老友来家里做客,吃了我做的腌黄瓜后赞不绝口,听说这道菜仅是依靠食材本身的鲜味和两种调料制成,她还感叹说:“没想到最简单的做法,反而能还原食物最纯粹的美味。”

上个月去城郊爬山,路上遇见一位养蜂人,见他只带了三个蜂箱,我问怎么那么少?养蜂人说是因为这次采的花蜜,要等四十五天才能收,急不得,若是带太多蜂箱,肯定顾不过来。这话让我想起之前打理家中花草的经历,那段时间,我想把阳台装饰一番,于是一口气买了十几盆盆栽,满心期待花开满园。谁知一堆绿植、多肉、花卉胡乱摆放,平时我又无暇细心照料,浇水施肥更是只凭感觉,没过多久,大部分植物就发黄枯萎,渐渐没了生气,只得全部丢掉。再添置盆栽时,我只精挑细选了一盆蝴蝶兰,之后专心照料,按时浇水,看似娇贵的花,反倒被我养得长势喜人,年年准时绽放花朵。


(CFP 图)

如此看来,当我们执着于囤积物品、追逐繁杂、贪求更多,就像植物被过多的枝条和叶片分散了养分,看似繁茂,实则每一处都难以充分生长。如果能像修剪植物一样剔除身边多余的牵绊与累赘,将无关紧要的杂念、闲置无用的外物逐一清理,也能收拢分散的精力,聚焦于真正值得用心经营的人与事。这样的适度舍弃不是全盘否定过往的拥有与喜好,而是主动筛选生活里有价值的部分,卸下不必要的负重,它能让真正珍贵的事物浮现,如同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,在夕照里闪烁温润的光。生活从不是多多益善,适当做减法,舍弃冗余、沉淀本心,才能让热爱的人和事扎根生长,让日子过得松弛自在、丰盈生动。

每日佳句

问题产生情绪,情绪却解决不了问题。遇事先稳住自己,不急不躁,方能找到解决之道。

幸福讲义

夏至的“味道”

□李爱华

这天,母亲托老乡送来一个包裹,打开一看,里面装着一袋麦粉和几根苦瓜。先生看了忍俊不禁,说都是些常见的食材,怎么还特地让乡亲捎带,也不怕麻烦。

刚把那些食材收进厨房,我就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。接通后,我忍不住抱怨母亲多此一举,可她却不接受“批评”,反而语气认真地说:“夏至日要吃‘苦’吃面,大病小病才不会来犯。你们没空回来,我不得寄些食材过去,到时可别忘了煮来吃。”

若不是母亲提醒,我真忘了这事。在老家,本地人有夏至日吃面的习惯,而母亲煮的夏至面里不仅要加提鲜的虾肉,还要撒一些苦瓜,说是夏天得吃“苦”,才不怕暑气侵扰。那些苦瓜是母亲自己种的,每到春天,她都会在老厝后的菜地种些苦瓜苗,为的就是能赶在夏至日吃上鲜嫩的“苦”。可苦瓜的滋味实在不好,小时候的我每次咬下一小口,就苦得哇哇叫,压根不肯咽下去,母亲见了总要念叨一句:“吃苦,吃苦,不生痱子,不中暑。”为了让我乖乖把苦瓜吃进肚子里,母亲又想出把它加进面汤里的方法,借此冲淡苦瓜浓烈的味道。如此一来,我不再抗拒这份苦味,也愿意吃完一大碗夏至面。

仲夏时节,也赶上小麦收割进仓,新磨的麦粉太多吃不完,母亲便琢磨着将它们变成不同的食物,其中最常做的是麦饼,也就是闽南人常说的“煎鼸”。母亲在调制麦面糊时,仍不忘往麦粉里加一些苦瓜丝,然后倒入适量的油、白糖、葱一起搅拌均匀。静置发酵一段时间,母亲才会把锅架在灶台上烧热,接着用勺子舀出一勺调好的面糊,均匀摊在锅里,用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色,麦饼就可以出锅了。

煎熟的麦饼喷香可口,掩盖了苦瓜的味道,我吃的时候也会忽略这种食材的存在,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塞,压根停不下来。母亲看见了,嘴上笑话我是小馋猫,手里不停往盘子里摞刚煎好的麦饼,煎饼的速度也加快不少。多年过去,只要回想起童年过夏至的情景,我脑海里浮现的依旧是母亲守在灶台边,熟练摊麦饼的身影。

从小到大,每到夏至这天,家里的餐桌上总少不了面汤和麦饼。我以前只觉得它们不过是常见的食物,直到离家后,才发现这是母亲年年不变的牵挂,是她借由节气习俗表达牵挂的方式,每一口苦瓜、每一张麦饼,都藏着她说不出口的爱。也渐渐明白了这些从前只道是寻常的滋味,原来就是让人心心念念的家的味道。

“这周天就是夏至,一定别忘了。”挂电话前,母亲不放心地又交代了一遍。我笑着连声答应,心里想的却是不如趁着假期回去一趟,给母亲一个惊喜,跟着她一起煮面、煎麦饼,好好陪她过一个夏至日。

茶余饭后

物以“稀”为贵

顾客去早餐店吃饭,点了一碗五块钱的粥,没想到端上来一看,碗里只有粥汤,几乎看不见米粒,他生气地问老板:“这碗粥不便宜,还这么稀,太坑人了吧?”老板一听不乐意了,反驳道:“都说物以‘稀’为贵,五块钱能买这么一大碗,是你占便宜了。”

没长进

徒弟抱怨自己的功夫没有长进,师父问他:“你去河边练功,有没有见过石子投入水中时泛起的涟漪?”徒弟立刻回答道:“当然,刚才就见过。”师父再问:“晚上练功的时候,有没有看见水面上月亮的倒影?”徒弟点点头,说:“经常看见,不过这些事和我练功有什么关系?”师父叹了一口气,说:“你成天看这些,不专心练功,能有什么长进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